

先从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起。我校曾经的德语系主任顾彬先生是德国人,作为汉学家相当有名。不过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主要还是由于他时有惊人之语。例如他说中国作家写不出好作品是因为不懂外语。气得中国作家脸色发青,甚至以不懂外语的曹雪芹为例反唇相讥。

可是冷静细想,顾彬之言未必纯属无稽之谈。曹雪芹等古代作家另当别论(亦非顾彬所指),而如周氏兄弟、钱锺书夫妇、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张爱玲、冰心、余光中等写出好作品的现代作家都懂外语,有的还是有好的译作行世的翻译家。另一方面,戴望舒、徐志摩、梁宗岱、冯至、查良铮(穆旦),他们的身份是翻译家,而在其他场合,他们又是有名的作家、诗人。相比之下,当代作家中懂外语并且从事翻译的,或者懂外语从事翻译而又不是不错的作家的,除了韩少功据英译本和他姐姐合译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外,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有谁。不错,小学五年级就辍学放牛的莫言是不懂外语的,然而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这终究是例外,不会在顾彬先生的视野之内。

总之,作家懂外语容易成为不错的作家——究其原因,可能如余光中所说,懂外语和研究外国文学,“便多了一个立脚点,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回顾本国的文学传统,对于庐山面目较易产生新的认识,截长补短,他山之石也较能用得其所。”如果让我补充一点,那么我想说文体,原因还在于文体!或者说语言风格! 意识流啦、后现代啦、黑色幽默啦、魔幻梦幻现实主义啦等写作手法,通过他人的翻译也可大致学得。而要零距离辨识和把握原作文体,那么非自己懂外语不可。也就是说,哪怕译本再好,看译本也是在看风景片而不是看风景“本尊”:你可以是极具欣赏眼光的影院观众,但并非实际在场东张西望的游客。草的清香、花的芬芳、鸟的鸣啭、光的变幻、土的气息等等,你不可能真真切切体察入微。说痛快些,无非是隔岸看花、雾里看花、手机看花罢了。

就是说,懂外语可以让你直接感受原作文体的体温、喘息、律动、气味、氛围等种种微妙的元素。而这不可能不对创

作产生影响。或者莫如说,外语与母语之间的缝隙,是新的文体诞生的土壤。是的,一流文学家都是一流文体家。木心说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诺奖得主莫言在文体重要性方面也有坚定的认识。他说:“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

没有获得诺奖而影响未必在莫言之下的王小波关于文体也有极具小波文体特色的说法:“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一样重要。”举例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的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材,“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阿来也曾强调:“对写作者来说,真正的,甚至唯一的问题是,他必须创造一套新的语言,找到一套新的表达方式。”换成村上评价夏目漱石文体的说法,每一个句子都是“自掏腰包”。的确,小说家比比皆是,文体家寥寥无几。以中国现代文学而论,除了刚才说的鲁迅、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极少数几位,还有谁能冠以文体家之名呢?而这几位的大半——恕我重复——无疑都是懂外语的作家,甚至身兼翻译家。刚才说的夏目漱石——他是村上几乎唯一认定的文体家——也是外语出身。

自不待言,文体,即文章的体态。或婀娜多姿,或仪态万方,或玉树临风,或龙骧虎步,各具风采,各不相让,各领风骚。且看古代诗人:李白一泻而下,杜甫一鸥独立,苏轼一气纵横,柳永一唱三叹。至若现当代作家,“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苍劲悲凉,鲁迅也;“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四十岁多一点”,横空出世,莫言也;“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意切情深,余秋雨也;“死,不仅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华丽而蕴藉,铁生也;“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深刻而俏皮,王小波也。至于恶劣的文体给人的感觉,“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得,又是王小波!

直到现在,我仍很喜欢一种叫“牛筋草”的野草。它貌不惊人,太普通了,不见开花(也许开花,但花极小,不引人注目)。我只要见到它,就会拔一根,一劈一撸,三下两下,就做成了一根顶部毛茸茸的蚰蚰探子。

养蚰蚰是离不开蚰蚰探子的,要用它来探测蚰蚰开不开牙。如果你一探蚰蚰,它立刻张开了牙,不停地蹬着两条大腿,还会“qu qu qu qu”地叫起来,这就说明这只蚰蚰很厉害,英勇善战。

蚰蚰探子多种多样,据说过去皇宫里和有钱人家用的蚰蚰探子很讲究,做探子的那根小棍儿,虽然很短,又不长,但材质要正宗的海南黄花梨,有的用紫檀木,小棍儿上还要镶嵌宝石,或者彩琉璃。总之,小小的蚰蚰探子,一根草做的能用,奢华到无以复加的珍稀之物也能用,显露的是玩家的身份。

还有一种蚰蚰探子,介乎两者之间,是用老鼠胡须做的,弹性好,

不易折。因为老鼠不易捉到,我们孩子家斗蚰蚰,就不那么讲究,说说就过去了,谁也不会把这种探子放在心上。

有一天,我们去捉蚰蚰,邻居的孩子冬冬要跟着去。他太小,我们不带他去。他跟在身后走了很远,

捉蚰蚰的往事

——昆虫印象之六

金波

我们也没答应带他去。他站住,哭了。

我们中间有个大个子,见他死缠着要去,就顺口一说:“下回你带几根老鼠嘴上的胡须子来,就带你去。”他听得很认真,还抿着嘴点点头,表示一定能做到。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我们正斗蚰蚰。大家蹲成一圈,围着看。这时候,冬冬来了,他高扬着手摆动着,大声喊叫:“找到老鼠胡子了,找到了!”我们正在掐斗着蚰蚰,撕扯在一起,难解难分,冬冬叫喊着跑过来,惊吓着了蚰蚰。斗败的一方,正

是那大个子,他认为是冬冬的错,不依不饶的。冬冬赶紧送上老鼠胡须,眼巴巴站在那儿,等着被原谅。大个子接过纸包,打开一看,真的是老鼠胡须。他头也不抬,又问了一句:“是死老鼠的,还是活老鼠的?”冬冬不明白,问:“什么?”“我问你,这胡须子是从死老鼠身上揪下来的,还是从活老鼠身上揪下来的!”冬冬支支吾吾地说:“是从猫捉住的老鼠身上揪下来的。”“死老鼠的,不行!”大个子团团巴纸包,扔给了冬冬。冬冬没捡扔在他脚下的纸包,转身就走了。

没过两天,我们又去捉蚰蚰。半路上,看见冬冬正站在路边等我们。他见大个子走过来,就径直迎了上去,打开一个纸包,说:“活的。是被夹子夹住的老鼠,趁它还活着,我揪下来的。”大个子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扬扬下巴,意思是可以带他去了。这时候,我见冬冬从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蚰蚰罩子。

“你怎么知道这回他会带你去?”我问。“他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他说。

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家里整理资料,无意中发

发现一张上海民协歌谣专委会、《儿童诗》编辑部寄给诸志祥先生的一张活动请柬,上面写道:“为开阔作家、诗人的视野,深入孩子,深入生活,让优秀的儿童文学陪伴广大少年儿童度过快乐的童年,兹定于10月15日组织上海市部分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到‘一城九镇’之一的浦江镇作客,特邀您光临。”

或许,有人要问这份寄给诸志祥先生的请柬,怎么会跑到我家来了呢?事情的缘由还要从2006年10月15日那天说起——

这天上午,我们约30位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乘车前往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参加“大诗人作家与小读者手拉手”见面会和赠书仪式。中午,中心安排我们吃客饭,因几位参会人员彼此没见过面,建议大家作自我介绍,轮到坐在我左边的一位60多岁长者,他风趣地说“我是黑猫警长”,大家被他的话一下子给逗乐了,我没想到这位和蔼可亲的作家居然是家喻户晓的“黑猫警长”!在欢快的气氛中,我对诸志祥先生说:“您的《黑猫警长》写得太好了!那段时间,小朋友一听到电视里传出黑猫警长动画片的音乐,连饭也顾不上吃了。”诸志祥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黑猫警长》是根据诸志祥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动画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视上播出。这部警匪动画片讲述了黑猫警长所率领的森林公安局,为维护森林治安同以“一只耳”为首的搬仓鼠黑帮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动画片情节紧张,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一时间,黑猫警长的主题曲响彻大街小巷,珍藏了一代人儿时的回忆。

这次活动,《儿童诗》编辑部安排我拍摄照片任务,诸志祥先生问我能不能把有他的照片给他?我说:“好呀,那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他听了我的话,顺手从包里拿出活动请柬,在后面写上“heimao866@yahoo.com 诸志祥(黑猫警长)”。于是,这份“黑猫警长”的请柬带着一颗童心来到我家,一待就是17年,直到最近才被发现。

自从那次活动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诸志祥先生。

过了若干年,我听说这位为孩子们喜爱的作家去世了,从心里为他感到惋惜,因为那天他说又构思了好多篇黑猫警长惊险有趣的故事,而我们的孩子们又多么需要这位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啊!

2020年11月12日,我前往上海浦东图书馆参加“百年上海儿童文学展”开幕式,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排放着几十个成果展柜,其中就有诸志祥先生的专柜,里面存放着他的证件、手稿、奖状、碟片和剪报,有多位同行围着专柜观看,纷纷称赞他的《黑猫警长》,我仔细地观看他的家属捐赠的展品,不由得想起那次与他见面时的欢乐场景……



兄妹俩 (油画) 韩玉臣

美国国防部曾试图阻挠文件的曝光并以失败告终。电影果然名不虚传,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男女主角的演技也是十分到位,父亲开始还担心我听不懂原版片,电影刚开始时,不时问我,能看懂吗?其实电影是有字幕的,完全能看懂,老人家看电影时也是很专注的。当电影结束时,我和父亲走出影院,心情还未



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昆曲全本《牡丹亭》以汤显祖之人文精神,已经发出了非常自信的文化新声,达到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高度,其中带有浓烈的中国东方艺术精神的表达。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又一次在校准我们自我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建构。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当下时代的发展,不能忘其源,一定要守住根。这就是我在京剧《大唐贵妃》创作时期提出来的八个字,旧中见新,心中有根。这确实实是我们艺术工作者对社会应该发出的自己的呼唤,以及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表现当下中国戏曲的一种文化精神。

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寻根溯源的大形势下,《牡丹亭》表达出来的是对中国文化自我精神的还原和自我精神的创新,而建设出来的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形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两年终于如约回归。虽然我也很喜欢看电影,可让我去轧闹猛抢票却没这个劲头。记得我最近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还是两年前,看贾玲、张小斐的《你好,李焕英》,当时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口碑太好,想去体验一下,当然我的观后感也就是很一般的感受。而我脑海中记忆最深的却是最后一次陪父亲看电影,这张电影票我至今还保存着。

那是2019年2月9日下午1点,在上海影城学术观摩厅,播放

的是美国电影《邮报:密战》。《邮报:密战》2018年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女主角提名(梅丽尔·斯特里普);第75届金球奖(2018)电影类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提名和最佳女主角提名。电影重现了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一名国防部官员将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机密文件通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曝光,而在文件公开之前,

理?人性就是巨大的天理,没有人性就没有了创造力,就没有了发展力。所以与其在那个狭隘的历史阶段来论证汤显祖的精神,不如放置到人类整体发展中去思考汤显祖精神的光辉,它能够照耀到人性本体。

我作为导演重新发掘《牡丹亭》的剧本,是带着对昆曲以及中国戏曲文化重塑的决心,既要守文化之正,又要创艺术表达之新。经过上海昆剧团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今天才可以在这个时代以全新的、完整的面貌出现这样的格局,说实话,这不仅是昆曲人,也是昆曲整体事业和戏曲文化事业,特别是上海的创新精神所能够构建起来的一个精神上的文化层次、文化观念和文化追求的一种自觉性。它不但适应了今天中国整体文化趋向于对传统的尊重,更加能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要以什么样的话语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文明、

看电影

陈造奇

中国文化的

中国文化的

十日谈

名家与经典

责编:朱光 沈琦华